VOL:61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新华文学

Published by Singapor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

一把二胡

D3 孔 75 61

新华文学 Vol: 61

暨南大学图书馆藏书

暨南大学中文系资料室图书

先生 赠书

岁月点播室

每一首歌都是夹在人生当中的一小片书签，不经意地在我们厚重的记忆本子里留下记号，横切出生活的一段段章节。

不论音阶如何从唱片，卡带，晋升到光碟，我们对一首歌的恋慕始终是那么认真与沉醉。也许是太多情，我们走在街上，或是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的时候，会突然被一首几乎已经遗忘的歌曲袭击，然后昏迷在时序里。

是谁，不小心循着书签，翻阅我的心绪。

在电视或电影剧集的高潮部分，往往一首歌或一段配乐就能让凝聚已久的情感迸发而出，悲伤或悸动变得不能自已。与其说戏剧借歌曲渲染情感，毋宁说歌曲承载了我们相互牵扯的默契。所以在电台的点歌节目里，经常可以听到类似这样的寄语："请某某人仔细地聆听，他要说的话都写在歌词里。"

因为所有说不出，道不尽的，都那么体贴地被一首歌洞悉。

歌曲不仅珍藏了回忆，也凝固了岁月的踪迹。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属于它盛开的花季。就像年轻一代不懂得欣赏周璇和白光，而以后的人也会对孙燕姿和周杰伦百思不解。你眷恋那首歌，也许只不过是你还在留恋那段熟悉的气息。那不仅是一个时代，也是一种心境。

用文字来阐述歌曲的风霜或柔情，或许也不会详尽。就算望着歌曲的背影，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回头去走那长长记忆的勇气。如今邀大家再重听一首歌，重播一段心事，只不过是想引诱一段段深藏的情怀。那也许是惆怅，也许是温馨，也许已经随着时间而渐渐模糊，但对那首歌的旋律，那份触动，还有那一天的场景，却永远清晰。

郑景祥

第61期主播

特辑：
重播一首曾经的岁月

郑景祥　　岁月点播室

散文

流　苏　　关于《鬼迷心窍》跟我的《恋人絮语》　2
陈晞哲　　悟　8
骆宾路　　你说，我还能点唱什么歌？　13
希尼尔　　向左倾 · 向右倾——幻象《刘三姐》　16
翁弦尉　　怀旧的方式　20
石　鸣(中国)　　倾听　24
洪秀凤　　《我们之间》的回忆　29
学　枫　　时光恋歌　32
赵　庆　　谁为梅艳芳哭　36
路　加(马来西亚)　　数字人生　40
尤光敏　　跨越国界的一首歌　44
蜻　蜓　　童年　46
凌江月　　唤醒记忆的歌　51
梅　筠　　无调之歌　54

Vol 61 目录

新诗

许福吉	安静的歌	60
陈志锐	闾巷歌谣纪事	62
刘晓义	突然听到一首关于想念的歌	66

小说

陈　石	The Great Pretender	67
周　粲	卡达丽	71
窦红梅	金盏花儿开了	73
王文献	燕子，你是真的飞走了	78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文学创作

散文

伊　城	我的启蒙老师陈大嘴	88
陈　丽	体验童年	94
王永炳	第九研究室 ——怀念清徽吾师	98
陈华淑	旅途拾慧 ——海南纪游	107
一　鱼	入梦小简	112

新诗

陈军荣	师远游 ——悼恩师闵智亭道长2004年1月3日羽化成仙	120
吴耀宗	水酒地	122
林幸谦(马来西亚)	新文学导师的厌世病历表	123
非　马(美国)	花诗三首	124
清　哲	寒露读诗	126
郭永秀	客家土楼	127
烈　浦	鳄鱼也会撒娇!	129
雨　村(印尼)	故乡的那条小巷	130
石　子(菲律宾)	盘子与月亮	131
沈　喑(中国)	致杜甫：Global News Update	132
喻大翔(中国)	乡愁经典	133
伍木	红树林	134

Vol 61 目录

小说

梁文福	向左OK，还是向右OK？	135
柯奕彪	心结	139
文　馨	罗汉鱼显灵	152
方　然	十面埋伏	155
秦　俑(中国)	让爱情预演	157
凌鼎年(中国)	四大美女重出江湖	160

论述

伍　木	共酿一坛文学美酒 ——新华诗人的旅华诗情	163

文讯

新华新生代作品选：《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	178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大会	180
现代文学讲座："我的外公郭沫若"	181
新加坡作家协会1998-2004年度丛书	186
《新华文学》出版简汇	187
《新华文学》第62期征稿	189
《新华文学》稿约	190

重播一首曾经的岁月

关于《鬼迷心窍》跟我的《恋人絮语》

流苏

流苏，新加坡人，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教育部特约借调讲师。

出版作品有：《人生是花》、《真心如我》、《鬼迷心窍》、《解读幸福的地图》、《旷日情书》。

人生这样了

记不住什么时候喜欢上李宗盛的《鬼迷心窍》。一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不算很流行的李氏情歌，KTV里的点唱率也不很高；不少女性听众不喜欢李的长相和嗓音，男性对于他的婚恋及事业或许嫉妒或许羡慕没有明显表态。我不管这些，反正他不是我的身边人，触动我的是歌词。

如果你曾经为情“鬼迷心窍”，并且深陷未完成式的困境，你也许能理解我的心态。不过你必须要过了35，踟蹰在前中年的路途上；认命但不是消极，悲观但不会颓废，有了年纪但仍是个浪漫主义者。其实，何必为一首“歌词”作这么累赘的阐释。

曾经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每回重听，百感交集之余，“痛哭流涕”成一种条件反射。

哭泣——恋人易于哭泣的秉性及流泪的具体表现方式和功用。（罗兰·巴特《恋人絮语·眼泪赞》）

巴特觉得恋人是擅于哭泣的，“恋人”在这里是没有性别之分的。女人会为情爱涕泪涟涟，男人失恋也会泪如雨下。我就有一位易于哭泣的男同学，眼泪也许是他对于爱情的具体表现。

想想如果一生能爱个30年，我已经爱了$^{1}/_{2}$的岁月；想想如果可以活到60几，我也快用完$^{2}/_{3}$，再想想剩下为数不多的生命依然要为一个人牵肠挂肚、忧思郁结、焦虑不安等等必然要承受的负面情绪，即使心甘情愿，还是想落泪。

“流泪是符号，不是表情”，意指我用全部的感觉去爱，更证实我的悲怆不是幻觉。有一次在KTV里，唱着唱着声音哽咽了，朋友竟然赞我唱得真情流露，七情上面。这么痛的感觉被人赞美，像跌得四脚朝天，还有人喝采叫好，多么反讽！

存心捉弄也好

听《鬼迷心窍》的日子，也同时迷上了“紫微斗数”。

“廉贞星与七杀星同宫：恋爱期间将不断地重复挫折与失意吧！”我琢磨着自己的命盘，你就是那颗入主我“夫妻宫”里的廉贞星，存心来搓磨我的情感。

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我百般思索，寻求千百种对抗的策略。我以为凭自己顽强的意志力、倔强的个性，再加上“命宫”里的右弼星；“此星之人富于计划性，对任

何事情都具备能不拖延地处理的卓越的实践力与判断力。一旦遇到困难，也不慌不忙地沉着思考解决之策，会把困难当作是自己的粮食而不断地成长吧！”有什么难关闯不过去。

的确，客观环境里充满“助力”的表征，然而主观意识里还有很多你我都搞不懂、梳理不清的纠结情愫。在破军星急躁、任性、霸权的掌控下，我溃不成军，最终接受天命不可违。

崭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爱情实在没什么道理。我常常自问：你究竟要什么？答案只是沉默。在翡龙山散步的时候，我为未来构筑了一个画面；我的骨灰安置在这里，逢年过节或生日死祭你来献花，顺带用手帕擦拭墓碑，从相片到名字轻轻抚摸。不要暗笑这是电影桥段，是我挪用母亲拜祭父亲时的一个小动作，指涉什么？感情转化成一个恒久的动作，语言在这里是多余的。

你究竟是哪里好

理想/梦想跟现实往往有很大的差距。人也是一样，远远观望，总比面对面起争执来得可爱。可是，恋人的内在矛盾却是针锋相对过后还要牵肠挂肚。

巴特说：“当两个人用一种套话争吵起来，并且都占上风时，这两人肯定是已经结婚的人了：这场争吵只不过是在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他们共同占有的语言……这便是人们婉转地称为‘对话’的意思：并不是要倾听对方的意见，而是本着平等的权利分配语言商品。双方都知道他们所闹的别扭并不会造成离异，就像放纵的取乐方式（争吵是一种没有受孕风险的交欢）。”

只是这样的“取乐”方式太伤彼此的元气。我不能不感到委屈、懊恼，有时也幽幽的哀伤。我故意将眼神抛到远远的丛林，试图想像那个最初最生疏的下午，原来已经十多年过去。有一天，刻意绕道去寻觅那段美好的记忆，那种寻访初恋的兴奋近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乡愁的感觉。那家M字号快餐店像远离尘嚣的庄园，饮食与氛围都没什么改变，可是我的心境跟意识已流年暗中偷换。我找到那个曾经对坐的位子，独尝一个人的浪漫与哀愁。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恋人的眼睛辨识度低，因为主观意识太强了，判断就会出现偏差。脸上歪了鼻子、眼睛、嘴巴；四肢瘸了、残缺不全；还是懵了心肠、糊了脑袋，恋人是看不清楚的。俗称“情人眼里出西施”；宗教说：爱是一种包容/宽容。哪一天醒来，情何以堪。

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因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尽管恋爱经历不顺利、尽管它带来痛苦/忧虑/绝望，可是内心对爱情的价值却一直深信不疑。唉，这就是恋人的憨与傻；肯定“爱情”。

肯定——恋人力排众议，执意肯定爱情的价值。（罗兰·巴特《恋人絮语·执著》）

恋人企图用各种方式或途径把爱的感觉冲淡/抑制/抹煞，把对象损得体无完肤，把爱情贬到一文不值，怨声载道、嘤嘤泣泣，这些全是闹剧，是为了更肯定爱情的存在意义而衍生的表演，观众不要轻易投入。鲁迅说：“悲剧就是把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我觉得我们用“闹剧”的形式演绎人生的悲剧。你也许有/无意识自己的演技，我跟随着扮演你的配角、观众，有时还是舞台上的一件道具；会思考，有情绪的“道具”，你想像不到吧，我也觉得荒诞。想想，这不是个谁欠谁的逻辑，这是一个俩俩相欠的宿命。

随你到天涯海角

天涯在哪里？海角在何处？“破军星之人少有停留在故乡的，有向外地发展之运，由此而可说是与六亲缘薄。”有时我觉得我是一个母亲，叨叨念念；有时是一个叛逆的孩子，惹你恼

怒；有时又变成你的孪生手足，感受你的情绪。反反复复，我究竟是什么“角色”？其实我根本是六亲以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物。只是梦到你一声不响的走掉，我像被巨浪没顶的帆船，载浮载沉，到哪里靠岸？

相见容易但相处难，更难的是生活里除了磨擦，还有猜疑，包含很多不确定性/模糊性、不能表达性、未知的参数。形形色色的焦虑不在主体本身，而是对象四周的人跟事。累得我想立即一刀两断，划清界线。内心起风暴以前，我跑去翡珑山散步，或去观音堂上香；一边是神灵，一边是亡魂，觉得鬼神的境界比人世安宁。深知内心的嫉妒煽风点火，恋人之间的嫉妒是硝酸，把各自的心一瓣一瓣的腐蚀。

巴特说：“由于我爱嫉妒，由于我因此责怪自己，由于我担心我的嫉妒会有损于他人，又由于我自甘没出息：因此我因受人冷落而痛苦，因咄咄逼人而痛苦，因疯狂而痛苦，又因太平庸而痛苦。”

我还因嫉妒而想死掉呢。巴特你没想到吧，嫉妒还是一种自毁的手段。

嫉妒。源于爱的一种情感，由担心所爱对象垂青他人而引起。（罗兰·巴特《恋人絮语·嫉妒》）

我情愿跟你对峙，也不要看到你跟他人说笑，尤其是我心底唾弃的他者。沙特说：他人即是地狱。我怎能看你一步步走入地狱。最后，发现走进地狱的人是我。你看见那只昆虫慢慢爬在我的肩上，我也发现一群花蝴蝶在你周围飞舞；你不动声色，我也要沉得住气。我们都是不服输的强性子，你擅长等待，我惯常遁逃，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的竞技赛。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我知道你心里有一处角落是不能触碰的，它埋藏着某些令人心碎的哀隐，也许你自己明了，也许你也说不明、道不清，只能用“我心情不好”这样贫乏的字眼来表示。不管你说什么，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我都放在心里。有的是伤、有的是难堪、有的是失望、有的是担心、有的是畏惧、有的是……我也词穷，我可以用沉默来面对。

未来，很远，也很近；很清晰，也很朦胧，谁能预料？

悟

陈晞哲

陈晞哲，另有笔名李想、皇甫渊，1971年生。著有诗文合集《一半》。《新加坡的99幅文学风景》的编辑之一。

邂逅这首歌，就在最青涩的年月，十三岁。

想来，中学时期应该是最爱说愁的年纪，当时脑细胞刚好充斥着一种叫“感性”的病菌，又不巧对诗样的方块字深深着迷上瘾，虽然自小多愁的我并不透彻明了忧郁为何独独是蓝色的。

人群中悄悄离去
怀着无奈几许
喧嚣毫无眷念的意义

记得小学二年级，有一天上课老师问：世间什么声音最吵？车声、飞机声、警铃声…，同学们都争相抛出许多答案，老师却笑着摇头，温厚的目光环视一遍之后停驻在我脸上，一直静默着的我很诚实、直觉地就说出了“人声”。当时同学们都露出不解的表情，有些还七嘴八舌地抗议这个在他们意识中“不标准”的答案，以为不合群的我在嘲讽他们的嘈杂，但老师那一抹激赏的眼神却永恒地烙印在我心底。

事隔二十余年，同学们皆已星散，至今还是学不会世故的我依然对喧嚣的人生（人声）感到无奈。

披一身蓝蓝忧郁
拖着恹恹步履
缓行到那苍森的丛林

说出来你别笑，我打小就想做个隐士。第一次读到“仗剑去国”、“采菊东篱”等那些诗人逸事，就十分艳羡李白、陶潜那伙人得以倘佯山野水涧；后来受到武侠电影的荼毒，又羡煞那些懂得飞檐走壁，游荡江湖山野的侠客，觉得他们实在了不起，不必为五斗米折腰事权贵，活得潇洒自在。

嗣后，在文学史册上知道那些看似飘泊无为的隐士多在饥寒交迫中故去，心下不免凄惶。只是不能理解被谥为靖节先生的陶渊明为何要生那么多儿子，搞到要留下借粮不遂的人生污点，既不屑营营役役于仕途，就不该在贫乏中还衍生那么多张口，自己清贫乐没什么不对，但不能给家人至亲以温饱，终究不好。

长大以后，费了一番工夫总算知晓世间难觅净土，而且要隐就先要有“银”（钞票）。心情好一点，就阿Q地告诉自己“大隐隐于市”；心情不亮的话，有幸身上还有几锭银子，就买张机票暂遁T国的山上小住一阵，芬多精吸够了再回到这座钢骨水泥砌成的丛林。

伫立在荫晦浓绿
晚风吹过
拂动了将怠滞的思绪

因为对大自然的眷念，所以偏爱绿。我一直没法给自己对绿色的喜爱找个合理的解释，只能形而上的归纳出这么一个可能。

若非对旷野山林有种深情的依恋，如鱼的思绪不会为之随风串游翻飞，能写出这样的词句，我想，作词人黄惠祯也有不肯流俗的脱世愿想。这几年听说但凡新谣有任何大型演出都找不到她参与，更加深了我对她的好感。

骤然间群虫飞惊
万木低絮
仿佛诉说亘古真谛

汉字的美就在于它能构筑出一幅让你摒住呼吸的画面，那份被文字敲击震撼而带来的快感，绝不是什么“爱它死”或“摇头丸”可以比拟的。如果可以，戒毒所应该礼聘诗人去引领那些需要慰藉的灵魂怎么走入这种不伤身、又能深深潜醉不休的境界，这远比服食毒品还要令人high，而且终身不必戒除此瘾。

后遗症是有一点点，善感的纤细神经不容易受一般快乐刺激。但是想想，能拥有听懂草木喁喁细语的“能耐”，那份在心中萦绕不去的感动比看一出又哭又笑的肥皂剧还要亘久保鲜。

每一堆草丛里
听到生命的跫音
年少短暂岂容挥霍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